

中国民间木雕工艺鉴赏

于海疆

编著

明清漆屏精粹

王世襄题



福建美术出版社





中国民间木雕工艺鉴赏



于海疆

编著

福建美术出版社

明清漆屏精粹

王世襄题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漆屏精粹 / 于海疆编著. —福州:

福建美术出版社, 2007.6

(中国民间木雕工艺鉴赏)

ISBN 978-7-5393-1845-5

I.明… II.于… III.漆器(考古)—简介—福建省—明清时代
IV.K87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68088号

明清漆屏精粹 | 中国民间木雕工艺鉴赏

于海疆 编著



责任编辑 毛忠昕

书籍设计 意思文化 | www.isinc.cn

出版发行 福建美术出版社 福州市东水路76号 (邮编: 350001)

印刷 福建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mm 1/16

印张 6

版本 2007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-3000

定价 5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明清

漆屏精粹

中国民间木器工艺集萃





责任编辑：卢为峰 毛忠昕
书籍设计：意思文化 www.isinc.cn



屏风是中国建筑中的厅堂、馆舍、轩室内的重要摆设，既可以分割厅堂馆舍的空间，弥补厅馆开间大、不砌墙的缺陷，又可以装饰厅堂，讲究掩映曲藏，满足人们的审美崇尚含蓄的要求。它是中国厅堂艺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显示出中国人审美情趣和艺术观点。屏风有座屏、挂屏、立屏、围屏之分，常以6、8、12扇联列成组。

屏风的起源应追溯到何时？由于远古时期的屏风大多木质，难以像玉石、青铜器那样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最初的起源，只能从浩瀚的古籍中找到它的踪影。

上古时期，人类穴居而野处，是不可能使用屏风的。它的出现应当始于奴隶社会，那时有了城郭宫室，有了不同的社会地位，肉食者建立了自己较大的厅堂馆舍，需要一种能移动、可挡风、可隔断的屏障来分隔空间，随着它的实用性得以肯定，人们又渐渐地赋予其装饰性功能，使其成为一种实用与审美兼具的摆设。

古时天子座后的屏风称扆，斧扆，或写作“黼依”，《仪礼·觐礼》：“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。”可见是天子专用的器具。它以木为框，糊以绛帛，上画斧纹，斧形的近刃处画白色，其余部分画黑色以示威仪，这是天子名位与权利的象征。另外《周礼·天官·掌次》记载周天子在冬至祭时，

“设皇邸”。贾公彦疏：“邸谓以版为屏风，又以凤皇羽饰之，此谓王座所置也。”（见图1）

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天子外屏，诸侯内屏”。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鼎部》：“《尔雅·释宫》‘屏谓之树’注：‘小墙当门中’。按亦谓之塞门，谓之萧墙，如今之照墙也。”

如今能看到的最早的屏风为战国时期。1977年9月，湖北望山发掘了一座战国墓，出土了一件彩绘木雕小座屏，座屏长51.8厘米，高15厘米。座屏上雕刻有蛇、蛙、雀等51只动物，数条蛇盘曲缠绕为屏座，构成一幅相互争斗的场面，以透雕、浮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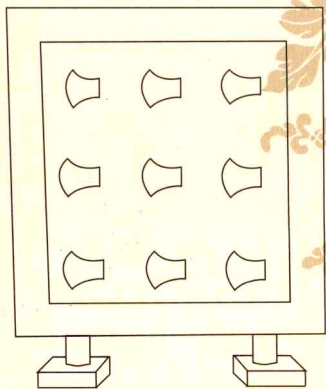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三礼图》中的斧扆（屏风）

和彩漆的手法，绘成一幅瑰丽的图案。

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扇漆屏风。屏风为木胎，长方形，下有足座，两面皆有彩绘。一面为红漆地，以浅绿色油漆彩绘，中心画一谷纹璧，周围画几何方连纹，边缘黑漆地，朱绘菱形图案。另一面，黑漆地，用红、绿、灰三色油漆彩绘云纹和龙纹。龙身绿色，朱绘鳞爪，作飞腾状，边缘朱绘菱形图案。它使我们看到汉代漆屏的完整面貌。

乔木遇到仁人，又适逢大匠雕琢，成了锦文绣饰的屏风，登堂入室，这时枯木已经成器，其功当归于大匠仁人的慧心与巧夺天工的手艺。

桓宽《盐铁论·散不足篇》说漆器是：“富者银釭黄耳，金罍玉钟，中者野玉纒器，金错蜀杯。”真是“一杯用百人之力，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”。漆屏的制作往往是贴金镶玉，不计工本，以金、银、珠、玉为文饰，汉代人羊胜也作有《屏风赋》，对于汉代王侯之家的屏风有较为具体的描



图2 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屏风

汉代刘安作有《屏风赋》，全赋以枯木遇到仁人赏识，制成良器，列于尊贵的君主屋中，似以屏风寓知遇之恩，其赋曰：

维兹屏风，出自幽谷。根深枝茂，号为乔木。孤生陋弱，畏金强族。移根易土，委优沟渎。飘飘殆危，靡安措足。思在蓬蒿，林有朴楸。然常无缘，悲秋酸毒。

此时的乔木尚未成器，只有在秋风苦雨的蓬蒿中，被遗弃在沟渎边上，苦捱时光。

天启我心，遭遇微禄。中郎缮理，收拾捐朴。大匠攻之，刻雕斲表。虽经剥裂，心实贞慤。等化器类，庇荫尊屋。列在左右，近君头足，赖蒙成济，其思弘笃。何恩施遇，分好沾渥。不逢仁人，永为枯木。

写，其《赋》曰：

屏风张设，蔽我君王。重葩累绣，杳壁连璋。饰以文锦，映似流黄。画以古列，颀颀昂昂，落后宜之，寿考无疆。

藩王之后，君王之家，用锦玉重葩为屏，《邺中记》记石季左以金钿作屈膝屏风。屏风作为室内空间的用具，更是显示主人身份地位与财富的装饰。

屏风是古代最重要的陈设家具之一，在隋唐时期仍旧如此。这时的屏风可分为“连地屏风”和“床上屏风”两大类。“连地屏风”放在地上，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多扇连缀使用，当时流行六扇屏风，也叫“六曲屏风”。“床上屏风”置于床上，有称床上屏、小屏或小山屏。即可置于卧室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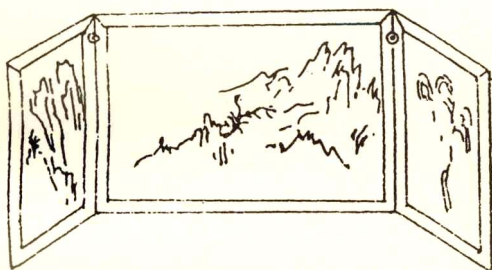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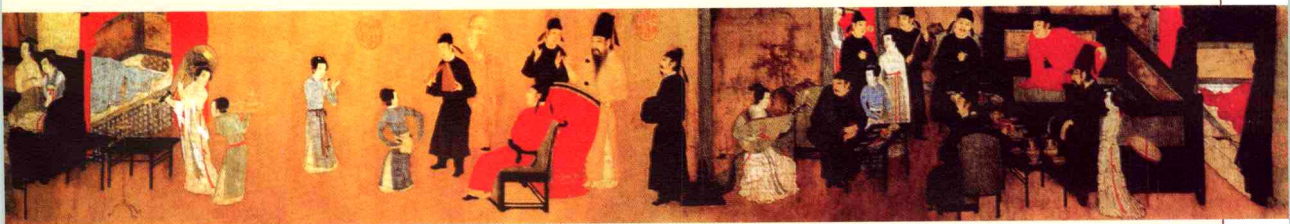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五代画《重屏会棋图》中的屏风

(《杜阳杂编》卷上)。

除了用于装饰的目的外，人们有时还在屏风上题写或绘制贤臣、列女的形象和故事，使屏风兼具宣传教育的功能。如唐太宗曾令虞世南“写《列女传》以装屏风。”（《隋唐嘉话》卷中，中华书局1997年）。房玄龄在屏风上写《家诫》。唐德宗在麟德殿的东亭大宴群臣，“令施屏风于座位之后，画汉魏以下名臣，并列善言美事，”（《南部新



可置于坐床上，起抵挡风寒作用。这种习惯，在《东宫记事》（《太平御览》，中华书局，3129页）中就有记载：晋代，“皇太子纳妃，有床上屏风12牒，织成、漆连、银钩钮；织成连地屏风14牒，铜环钮。”可见两种屏风有明显的区别。除了挡风 and 遮蔽这两种最重要的功能外，由于屏风有移动便利的特点，连地屏风还具有另外一种不可忽略的功能，即通过设置和撤除屏风，重新分配室内空间布局，满足日常起居、会客、宴饮等各种场合的需要。

当时已流行用绘图或题字装饰屏风。据称，元载室内设“悬黎屏风”，本是杨国忠的珍爱之物，“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，外以玳瑁水犀为押，又络以珍珠，瑟瑟、精巧之妙，殆非人工所及。”

书》卷二），都是显例。

另外也有铜做的屏风，如隋炀帝放在迷楼中的乌铜屏，每幅高五尺（合1.6米）、宽三尺（合0.96米），数十幅连在一起，环绕于寝室内。还有用玻璃、云母、玉石等材料做成的屏风，可以随意搬动。

前代流行的用榫卯来拼合屏风的方法此时已落伍，这时的屏风大量使用金属的交关相联属，更便于折合。李贺《屏风曲》：“螺栖石竹银交关，水凝鸭绿琉璃钱，团回六曲抱膏兰，将鬟镜上掷金蝉。”就是描写带有银制交关的六曲屏风，（《全唐诗》卷三九一）。

后蜀孟知祥晚年作画屏70张，“关百钮而斗之，用为寝所”。（《清异录》卷三“幃宫”）应



当也是指交关联属的屏风。

如今日本正仓院保留的屏风，为了解唐代屏风提供了珍贵的标本。屏风上的许多装饰图案是用“夹纴”或“臙纴”法染印的，题材多为树木花草和各种动物，如“鹿草木夹纴屏风”、“鸟木石夹纴屏风”、“橡地象羊臙纴屏风”等等。这些实物中，最精美的是“乌毛立女屏风”。屏风共六曲，高1.36米，每曲宽56厘米。屏面绘制了丰硕腴体的盛妆仕女，她们在树下石畔或立或坐，画面用乌毛贴饰，制作十分精美。（《漫话屏风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11期）

唐代的屏风未见实物传世，而在诗人骚客的吟咏中却时常见。“就日移轻榻，遮风展小屏”（杨衡），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（杜牧），“低屏软褥卧藤床，异向前轩就日阳”（白居易）等等。白居易逸居庐山草堂时，就写下一首《素屏谣》，其诗描绘了不同阶层的人所用的不同屏风。赞美布衣诗人高洁脱俗的同时揭露官僚

富家的骄奢逸淫。

诗人白居易本人用的是“木为骨兮纸为面”的素屏，上面不文不饰，不丹不青。“吾于香炉峰下置草堂，二屏倚在东西墙。夜如明月入我室，晓如白云围我床”。籍此以养诗人浩然之气，“与尔表里相辉光”。士大夫们的屏风则十分讲究，常常绘有“李阳冰之篆字、张旭之笔迹，边鸾之花鸟，张藻之松石”，极具艺术欣赏力。诗人又描写官僚富豪王官甲第中的漆屏：

尔不见，当今甲第与王官，织成步障银屏风，缀珠陷钿帖云母，五金七宝相玲珑。贵豪待此方悦目，然肯寝卧乎其中。

可见唐代屏风在制式、材料、工艺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贵豪人家以其作为大型摆设，已成为富贵地位的象征。

唐的灭亡，带来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分裂与割据的局面——五代十国时期。这一时期虽然只持续了五十几年，但由于南北各自为政，各国小朝廷也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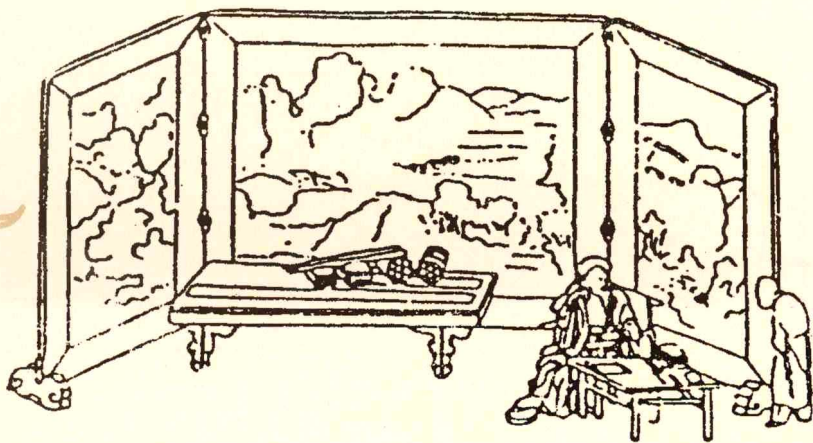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五代画《勘书图》中的屏风、案、桌、椅

力发展本国经济，社会经济都有一定发展。更可喜的是五代时的画家，如顾闳中、周文矩、王其翰等人留下了大量的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画卷。如今仍可见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、《重屏会棋图》、《勘书图》等画中，屏风是常见之物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立地屏风，在画中起了分割段落的作用。屏体较大，下有抱角站牙、墩足。屏上绘有山水。观察《重屏会棋图》、《勘书图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那时“三扇立地屏风”已是很流行，它体积较大，可立于厅堂正中，屏前可放置书案，屏上绘有山水。可见这种折扇山水屏风，是五代时士大夫阶层的喜用之物。（见图2、3、4）

宋代的屏风的使用也很普遍，一般在坐椅背后设有立地单扇屏风，在床榻和桌案之后设三扇折屏。若说在唐诗中，对屏风的描写仍属凤毛麟角，在宋词里贴信手拈来。除了唐诗中的“画屏”、“素屏”、“锦屏”，又有了“云屏”和“玉屏”的说法，可谓异彩纷呈。如“记得画屏初会遇，好梦惊回，望断高唐路。”（苏轼《蝶恋花》）；“纸帐素屏遮，全似僧家”，（刘克庄《浪淘沙·旅况》）；“送了栖鸦复暮钟，栏干生影曲屏东，卧看孤鹤驾天风。”（陈与义《浣溪沙》）；“云屏冷落画堂空，薄晚春寒，无奈落花风。”（冯延巳《虞美人》）；“斜月半窗还少睡，画屏闲展吴山翠。”（晏几道《蝶恋花》）；“眉消睡黄，春凝泪妆，玉屏水暖微香，听蜂儿打窗。”（周密《四字令》）。古人对山水自然的无比热爱，使得花鸟山水题材在屏风绘画中一直占据压倒性地位。

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刻漆“汉宫春晓图”屏风，相传是明代作品，宽3.5米，高1.465米，计有12扇，屏风保存情况良好，色彩鲜明。此类屏风多为献寿而作，背面刻有祝寿文及奉献者姓氏。（见图5）



图5 《汉宫春晓图》局部

屏风是漆器中的大件，制作十分讲究。明人文震亨《长物志·六·屏》曰：“屏风之制最古。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屏为贵。次则祁阳石，又次则花蕊石，不得旧者，亦须做旧式为之。”文震亨讲的是大理石镶嵌屏风。除大理石可作镶嵌外，骨、牙、玉石、螺钿都可以作镶嵌屏风。除镶嵌工艺以外，刻漆、彩绘亦可做屏风，称之为款彩。《髹饰录》杨明注曰：“阴刻图文，如打本之印板而陷众色”，也就是在剔刻掉的地方上颜色，今称刻漆彩绘屏风，又称“刻庆”，因花纹图案是雕刻填色而成，又称“大雕填”。

《天水冰山录》记有明代奸相严嵩的抄家物资



图6 金漆点翠玻璃围屏，清乾隆

174cm × 390cm

的清单，其中列有“屏风围屏”一项，记有“大理石屏风”、“灵璧屏风”、“白石素漆屏风”、“祁阳石屏风”、“倭金彩画屏风”、“彩漆围屏”、“黑漆帖金围屏”、“羊皮颜色围屏”、“倭金描蝴蝶围屏”、“倭金描花草围屏”、“泥金松竹梅围屏”、“泥金山水围屏”等，大小合计389架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到了清朝，屏风的造型、用材、做工都到了辉煌的时期，无论是朝廷殿堂或官宦人家、豪门富族，都有一些重器流传至今。当我们走进故宫太和

外框及抹头皆做硬木嵌方形螺钿，十分华丽。圆明园于雍正十二年的“皓月清风亭内做围屏十二扇，各高六尺二寸（合1.984米），宽二尺（合0.64米），两面满糊米色画绢，周围石青（色）绫边，出红小线，上安楠木押条，下安楠木小槛”。

《红楼梦》中第三回，记有“紫檀架子的大理厂的大插屏”。还有五十三回“透雕夔龙护屏矮足短榻”等等。第七十一回，贾母八十寿辰，因问道：“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，共有几家有围屏？”凤姐道：“共有十六家有围屏，有十二架大



图7 清、道光五年十六扇精雕寿屏

殿、乾清宫、养心殿，都能在皇帝宝座的后面发现屏风。

太和殿、乾清宫所用的围屏为五扇或七扇，皆作木雕云龙纹，髹罩真金，且每扇高度不同，采取从中间向两侧迭落形式，呈“山字型”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。所以，突出中心的三、五、七单数屏风多为皇家所用。颐和园排云殿和承德避暑山庄如意洲乐寿演堂均有类似的形式，排云殿的五扇围屏上嵌博古，更显典雅。现存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的五扇紫檀围屏，每扇上雕山水画幅，各不相同，合在一起便将景物连成一幅大画，称“通景围屏”。此外还有“玻璃围屏”，如颐和园乐寿堂的十二扇隔扇式弧形镜面围屏，每扇格心处装玻璃镜子，隔扇

的，四架小的炕屏，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，一面是大红缎子缂丝‘满床笏’，一面泥金‘百寿图’的，是头等的，还有粤海将军邹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。”以屏风作为祝寿礼品，有围屏寿考的含义，属于祝寿的厚礼。贾母一次生日即收16架屏风，场面也够隆重的了。

《红楼梦》第九十二回，冯紫英对贾政说：“因广西的同知进来引见，带了四种洋货，可以做得贡的。一件是围屏，有二十四扇隔子，都是紫檀雕刻的。中间虽说不是玉，却是绝好的哨子石，石上镂出山水、人物、楼台、花鸟儿来；一扇上有五六个人，都是官妆的女子，名为《汉宫春晓》。人的眉、目、口、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，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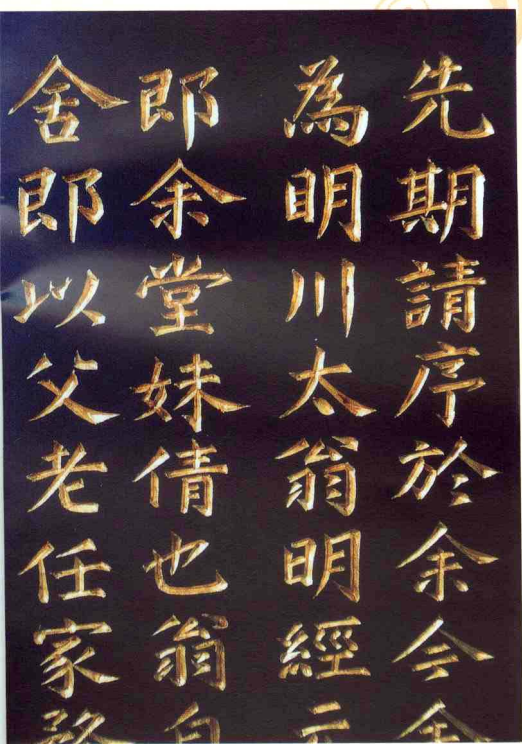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 清、道光五年十六扇寿屏祝寿辞局部

细腻，点缀布置，都是好的。我想尊府大观园中正厅上却可用得着……”这扇屏风是广西同知给贾府进贡的见面礼，特意说明是可用作贡品的贵重礼品。

《金瓶梅》第四十五回，贾四拿来一座大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，说是白皇亲家的，要当三十两银子，“西门庆把屏风拂抹干净，安在大厅正面，左看右视，金碧彩霞交辉。”事后谢希大说：“这屏风，买的巧，也是一百两银子。”一屏风就万人之功，买得最便宜也是一百两银子，何止三十两呢？人世间的巧取豪夺，于此也就可见一斑。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所谓“玉屏风”之说，见之于《金瓶梅》第五十五回写道：“西门庆来到太师府前，但见左

右玉屏风，一个个夷光红拂，满堂罗宝玩，一件件周鼎商彝……”这玉屏风应作“肉屏风”，是指以美人排列着而作为屏障。其源盖出自唐玄宗时奸相杨国忠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：“杨国忠于冬月，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，令遮风，盖藉人之气相暖，故谓之内阵。”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四十四“肉屏风”条记载：“杜驯者，为杭州别驾，遇冬月，则令魁肥婢妾骈立于前后，自号曰‘肉屏风’。”这是封建时代豪门显贵的一种骄奢淫逸的特有现象，已非本书所叙之事了。

本书所介绍的是笔者收藏的五幅清代福建金漆寿屏。年代始于清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，止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，是了解当时福建地区人文风俗及工艺水平的一个载体。（见图7、8）书写工整、雕刻传神的祝寿辞，告诉我们一个家族的成长史和兴旺景象；玲珑剔透的雕刻，讲述一段敬老尊贤的佳话；美不胜收的吉祥图案，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；黑漆框椽上泛起的蛇腹纹，让你感受到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如今这些寿屏仍旧完好无缺，熠熠生辉，却都不在当时老寿星的后人手中，真可谓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，也没有不撤去的屏风，令人不胜歆歆。

于海疆



目录



清·嘉庆十四年十二扇寿屏	10
清·嘉庆年十扇金漆寿屏	12
清·道光五年十六扇金漆寿屏	20
清·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扇漆屏	38
清·光绪十八年十二扇金漆大寿屏	50
其他	70
后记	89



禹宗等俱克宇司馬之規循萬石之訓而胞姪
瑞芳亦接武季方蜚聲雅壁並推為吾宗佳子
弟此皆 翁培植之功故有是充閭之慶焉至
于功恢產業丕振家聲美輪美奐與翼子而貽

孫謀課耕課讀知元氣之在詩書尤足見老成
之智慮垂裕後之良機宜其自天佑之壽考維
祺而獲福無疆者矣今歲春 翁與 孺人雙
稀榮慶子若孫製屏稱壽敬序于余予與 翁

派同出富春雖雲山遙邇而于其生平行誼予
聞之稔矣敢以不文辭哉爰體

聖天子重耆之典為 翁與 孺人明福壽之由愧
乾繫一官不獲躋堂獻祝而遙想介壽之時鴻

孟眉齊衷桃迭晉森森者玉樹濟濟者寶用
翁與 孺人對之飲可一石矣由是而曰耄曰
老壽固未有艾而福又寧有窮期乎特弁數言
郵寄聯當瀛海之籌云是為序

鄉進士文林郎禮部會試吏部揀選甘肅即用
知縣宗姪大鋪頓首拜頌

時在
嘉慶十四年歲次己巳元春上浣穀旦





清·嘉庆十四年十二扇大寿屏（1809年）

328cm × 612cm



晉簡在始特紀

不自今日始也又將不自今日止也由此而進
期願其禍應壽長共壽正未有艾也是為序
辛酉科鄉試中武舉人文林郎候選知縣理禮
部會試夫兄夫來頃昔拜撰

張

給封清至寵及晚景其樂更當十倍耳是歲往月望
日為 孺人七十誕辰諸姪輩製畫屏以祝清
序於予余曰吾族閨室也知之眾意固能視緯
言之 孺人之壽在今日 孺人之以德致壽

以明經繼於前回若 和簡從以明經嗣於後
香樟垣麓三附哉德之席其餘珠璧名揚辟水
者昆亦及季官加九品者子且魚孫 孺人願
之有不焉然一笑樂門庭之盛事哉抑有違者

悉如鼓瑟而調琴內則無忝中饋稱能業教孟
光之舉敬逾無缺之咄此固足樹型閨閣垂芳
形管矣而且勤儉性成有寶釵不列鹿車共挽
之風遂使吾弟以素豐之家慨而大之規模歸

清·嘉庆年间十扇寿屏

283cm × 460cm